

評劇

新路

著編版
原改店出
霜光堂書
毅豐文
林劉北



• 評 劇 •

新 路

新 路 (評 劇)

原 著 者： 林 霜

改 編 者： 劉 毅 光

出 版 者： 北 京 寶 文 堂 書 店

編 輯 部： 楊梅竹斜街101號 電話3局3102號

營 業 部： 東打磨廠158號 電話7局2887號

印 刷 部： 三里河大街37號 電話7局2047號

電 報 掛 號2887號

一九五四年一月初版

字 數 21,000字

定 價 1,800元

32開本24定價頁

印 數 1-5,000冊

· 評 劇 ·

新 路

前言

這個劇本的內容，描寫翻身農民梁秋保，爲了不願別人使用自己的牲口，退組單幹，結果遭受無數困難。另一方面互助組長劉文玉，盡力整頓了組織，把互助組轉入農業生產合作社，走上了新的道路，並發揚了階級友愛精神，對梁秋保進行幫助，終使梁秋保又重回到合作社裏來。此劇原來是秦腔劇，發表在「河南文藝」上，現經松江省文聯松江文藝社編輯部略加刪改，供各地劇團用評劇形式演出。

出場人物：

梁秋保 互助組員，四十六歲。（簡稱梁）

梁大娘 秋保妻，四十五歲。（簡稱娘）

梁玉珍 互助組員，團員，十九歲，秋保的姪女。（簡稱珍）

王鐵柱 互助組員，團員，玉珍的愛人，二十二歲。（簡稱柱）

王二小 互助組計工員，黨員，二十八歲。（簡稱王）

王老貴 互助組員，四十歲。（簡稱貴）

梁新春 互助組調工員，黨員，三十歲。（簡稱春）

劉文玉 互助組長，黨員，三十歲。（簡稱劉）

梁老槐 互助組員，五十歲。（簡稱槐）

宋克儉 單幹農民，五十歲。（簡稱宋）

丁愛芝 王二小妻，二十六歲。（簡稱丁）

小拴 玉珍的弟弟，十一歲。（簡稱拴）

新 路

梁：

第一場

（梁秋保用鐵頭在門口扒糞）

（唱）春天裏來好風光，

樹木發芽草兒香，

遠處的山嶺綠一片，

枝頭上鳥兒鬧喧嚷。

土改後參加互助組，

終年四季生產忙，

爲了買馬好耕地，

賣掉老牛賣了糧。

提起喂馬喜洋洋，

門外邊栽上拴馬樁，

人勤馬快加油幹，

爭取個模範牌掛身上。

（白）我梁秋保，今年快五十歲了，

抗了幾十年大活，自己連牲口毛也沒

有。土改後，分了房子、土地和一頭

大黃牛，和俺姪女玉珍參加了互助

組，日子越來越好，又把牛賣了，換

了一匹大紅馬，今天頭一天試工，由王二小套去拉糞，怎麼到這時候還不回來？（瞭望）……嗨！人多手雜，抓着牲口亂使喚，可不知道人家買馬不容易呀！

（唱）莊稼人看牲口誰不貴重？

大紅馬到這時還不歇工！

怕的是人手多胡亂使用，

累出病怎能不叫我心疼？

把鐵頭放在地遙望山嶺，（看望）

眼看着太陽落夜色朦朧！

仔細聽聽不到車馬行動（再望，再

聽）

急的我心生氣，也扒不成。（嘆氣）

（梁大娘上）

娘：（唱）太陽落山昏沉沉，

家裏人掛念外邊人，

找玉珍他大爺回去吃飯——

（喊）玉珍他大爺，吃飯吧！

梁：（接唱）咱的馬不回來我飯難進唇。

新 路

(白) 你先回去，我等等咱們的馬。

娘：不要着急，你那火性子老是……

梁：(越來越生氣) 看這班人，使牲口不知愛惜，真不如乾脆……

娘：乾脆什麼？

梁：退組！

娘：設你咳嗽，你更加聲喘，說你火性子，你就想學張飛，三句話不說，你冒冒失失的要退組。

梁：我也不是小孩，啥事情都想到了，退組我有退組的辦法。

娘：啥辦法呀？

梁：好！我先跟你說說也行！

(唱) 王福堂剛才對我談，

說牲口不能亂使喚，

亂用會把馬累壞，

愛惜牲口理當然。

互助組人多手脚亂，

他勸我退組單獨幹，

忙時和他把工變，

閒時拉牌又掙錢。

娘：那可不行啊！

(接唱) 小桿杖兩頭尖又尖，

王福堂刻薄又尖酸。

一眨巴眼睛一個點，

和他換工不沾紋。

再說咱互助快兩年，

大夥兒從沒鬧過啥意見，

打生不如走熟路，

啥事辦着都方便。

梁：(接唱) 大家互助一年多，

感情當然不算錯，

不過意見還存在，

當面不講背地裏說。

你嫌他打了你的馬，

他嫌你拉車裝的多，

莊稼人全憑好牲口，

牲口累壞「砸了鍋」。

咱跟福堂去合夥，

定規矩不怕他刻薄，

牲口一替一天用，
沾光吃虧一般多。

娘：

（接唱）你這種想法也不錯，
我也嫌組內開會多，

只怕閨女不同意，

玉珍知道了不快活。

梁：

（接唱）玉珍她爹媽早死過，
自幼全靠着我養活，

陪事應該我作主，

可不能讓她管着我。

娘：

（接唱）瞧你性情又發火，
對孩子可不能加折磨，

還是回家去吃飯，

有事慢慢再商酌。

（梁大娘拉梁秋保回家，碰見新春、

老槐、玉珍、老貴上）

娘：瞧！玉珍回來啦。

梁：（急躁的）新春，你們看見車沒有？

春：拉柴禾去啦，總快回來了。

梁：不是拉糞去了嗎？怎麼又拉柴禾？

槐：大概是去拉糞回來捎一車柴禾。

梁：（更急）我看是不要馬的命啦！

貴：大嫂，你瞧，秋保哥心疼馬比心疼你

還厲害哪。

娘：我就知道你嘴裏沒有好話。

珍：都回去吃飯吧！吃過飯還得上冬學

呢！

春

槐：好，回頭見吧！（三人同下）

貴

（小拴內白：「姐！你們在那呀！克

儉教我找你們哪！」）

珍：這就去，這就去！

（宋克儉上）

宋：你們忙吧，我問一句話。秋保哥，你

們互助組還要組員不要？

梁：這個……我還弄不清楚。劉文玉組

長，到省裏開會去了，你問新春吧，

他是代理組長。

宋：我跟新春談談，單幹困難太多啦。

新 路

珍：當然嘍！克儉叔也明白過來了。

宋：這些時，我真有些後悔……嗨！回頭談吧。（下）

珍：大爺，克儉叔的老腦筋，這一次也要參加互助組，可見咱們村羣衆覺悟真提高了，除了王福堂那樣人……。

梁：（不理地）天到這時候，還不見車回來，真氣死人！

珍：大娘，咱回去吧。

（珍、娘下。秋保欲下，忽聽見車響，梁秋保注視遠處，王二小、鐵柱趕車上）

王：（唱）天晚太陽落西山，

深：（夾白）喚！車回來啦！

柱：（接唱）捎一車柴禾轉回還。

梁：咳！不像空車，拉的是啥？黑黝黝的

一大堆！

王：（接唱）緊趕緊走來的快，

梁：（夾白）好傢伙！天到這般時候，又拉了一大車柴禾！

柱：（接唱）但只見梁大爺站在門前。

（白）大爺！捎這柴火是我勸二小哥幹的，要不捎嘛，明天又得搭半個工。

梁：（摸馬）哼！你辦的好事，看把馬累

的！

王：大叔呀！

（唱）梁大叔你別把氣生，這怨我性急想趕工，累了牲口諸擔待，回頭好好把工評。

梁：（唱）牲口爲重工分輕，

誰的牲口誰心疼，

誰不會說漂亮話，

我也不是糊塗蟲。

柱：大爺，你這就不對了！

（唱）初春白天分外短，卸套晚些有何關？

計工員慌的賠不是，

你還叨叨咕咕說不完！

梁：（唱）鐵柱把我來批評，

氣的老漢二目紅，

這馬要是你鐵柱買，

你脾氣比我還要兇，

全怨我思想太不通，

窮叨咕惹你們不高興，

罷罷罷，我還是退組來單幹，

免得生氣受批評。

王：大叔，你……你想差啦。

梁：（接唱）我想差來我想差，

我的事情我當家，

參加互助是自願，

自願退組也不犯法。

柱：（氣憤）好，你要退就退吧！

王：大叔，你老還要再想想呀！

（唱）大叔你要放冷靜，

凡事三思而後行，

氣頭上辦事易出錯，

莫把退組的事看得輕。

梁：不用費話，趕快卸車還馬！

柱：卸就卸！（對王）卸你門口吧。

王：好吧！（二人卸車）

梁：（牽過馬）哼！不是誰的牲口誰不心疼，真正不假！（牽馬下）

柱：二小哥，這分明是故意找岔子！我去

啦，吃了飯找新春去！（下）

王：唉！真正意外！

（丁愛芝上）

了：（唱）在家剛剛做好飯，

忽聽門外鬧喧喧，

急忙來到大門外，

寶他爹生氣為那般？

（白）寶他爹，剛才你和誰吵嘴啦？

王：是梁大叔嫌回來的晚，把馬累的狠

啦，他生氣要退組單幹，我並沒有和

他吵。

了：哼！就因為這事，使你不高興了吧！

（唱）人家把馬買回村，

你一關多高喜在心，

如今卸套晚一會，

如今卸套晚一會，

不料馬上丟了人。

王：

(夾白)他一家退組，怕啥？

丁：

(接唱)天天積極又積極，

起早睡晚不休息，

光見你弄不好受埋怨，

沒見你分過啥東西！

王：

(夾白)我爲的是長遠打算，不能光

看腳跟前一點困難。

丁：

(接唱)我不知長遠什麼樣，

光見你老實受窩囊，

過去給地主把大活抗，

到現在爲使人家牲口日夜忙。

王：

(唱)說話要前後都想想，

單幹時種地啥光景？

要不是參加了互助組，

那會有這麼好收成？

組內幹活都計工，

標準是大家商議成，

咱用人工把馬工換，

大致總還算公平。

丁：

(接唱)既然公平又合理，

就應當雙方都滿意，

爲啥咱把牲口使，

還得受那窩囊氣？

王：

別說啦！咱是黨員，不能動不動跟羣

衆鬧意見！

丁：

黨員也不能老受窩囊氣。

王：

哎！這麼多的問題，怎麼辦才好呀？

丁：

組裏有問題，得大家商量，光你自己，

想病了也沒有好辦法，回去吃飯

吧。

王：

這才正是：一事未了又一事，一波未

平又一波。(背身)她也對互助組有

意見了。(二人下)

第二場

(梁新春上)

春：

(唱)自從俺劉組長進省開會去，

他叫我梁春生暫時代理。

剛才問王鐵柱談了幾句話，

組裏邊使牲口出了問題，秋保叔爲疼馬大發脾氣，一怒要退組另拿主意。

組裏邊有些事不大合理，有些人使牲口不大愛惜，有些人嫌牲口工重太累，有些人嫌換工自己吃虧，當衆不好意思來提議，背地裏又發牢騷又抱屈，倘若不是互助組垮了下去，怎對起劉組長委託情意，急忙忙召集組員開大會，到這時爲什麼還沒到齊？

(梁玉珍上)

珍：

(唱)我伯父爲疼馬與人爭吵，要退組想單幹真是糟糕，生來的犟扭性不聽勸告——

(王鐵柱上)

柱：

(接唱)見玉珍不由我滿腹牢騷。
(截白)玉珍，你家退組啦，還來

幹啥？

珍：鐵柱，你這是啥意思？這是青年團員對青年團員的態度嗎？(對春)新春哥，我能參加開會不能？

春：當然能啦。(對柱)鐵柱，你老是這樣火性子，梁大叔退組與玉珍有啥關係呀？

柱：不過，她應當說服她大爺啊。

(梁老槐不吭聲上，站一旁聽)

珍：我當然要盡力量。就是他真不回頭，我是堅持不退組的。除非我學開拖拉機離開了家。

春：對！組織起來搞生產，是咱們的方向。宋克儉還要求入組呢。

柱：誰？宋克儉？別提他！成立互助組時，咋着動員總是動不着他的心，以後還說：看你們總「互」不出個啥「名堂」！到現在單幹碰見困難了，又要求入組。這種人要入組，至少要求他好好檢討一下。

新 路

春：瞧！咱對待後進分子可不能要這種態度呀！

（唱）各人的覺悟有先有後，

遇事情可不能亂要態度，
多多的講道理耐心說服，
才能够幫助他們來進步。
回頭來再叫聲玉珍鐵柱，
有什麼好意見快快提出，
等大夥到齊後再加研究，
想一想如何鞏固互助組？

（大家沉思，王二小、王老貴上）

王：（唱）互助組裏鬧意見，

貴：（接唱）召集開會來商談，

王：（接唱）一進門見新春低頭把煙吸，

貴：（接唱）爲什麼一個個不發一言？

春：（接唱）大家到齊都請坐，

咱組內爲使牲口問題多，

有意見不妨當面說，

說出來大家夥一齊商酌。

貴：（唱）要大家一點意見也沒有，

除非是家家都能喂牲口，
一同上工同卸套，

免得抱屈亂講究。

柱：（接唱）你說這話行不通，

種地多少不相同，

有的組員田地少，

喂不起牲口怎能行？

槐：（接唱）各位暫且請住聲，

我代表有牲口戶把話明，

牲口豈能怕使用，

就怕用着不心疼。

好章程主要想一宗，

使人人能把牲口疼，

把牲口聯着那組員心意，

爭吵才會不發生！

貴：（夾白）就是這個辦法不好想！

珍：我提個意見吧！

（接唱）我大爺曾經對我講，

他以前把長工當，

地主牲口都同槽餵，

派一個有經驗人來飼養。

這樣餵養有好處，省草省料又便當，這辦法是否咱能用，請大家仔細來商量。

槐：

（接唱）牲口若屬一家管，集體餵養不困難，

可惜咱牲口是各家所有，怎麼能強迫着一槽來拴？

那牲口吃草有多有少，一塊餵各家該怎樣分攤？

牲口糞又應該歸誰使喚？

萬一間牛了病該誰出錢？

王：

（接唱）這條辦法不妥當，咱們再把辦法想，

不能因為怕孩子尿，就不叫孩子去上床。

（接唱）各家換工起糾紛，

柱：

主要因為不公平，咱不如把牛馬仔細評定，

按強弱來定成不同工分。

貴：（接唱）這辦法還有點行不通，幹活時有的重來有的輕。

要想換工全合理，

除非樣樣用秤稱。

柱：

（接唱）這不行來那不行，只怪我一人性子太楞，

氣走了梁大爺大家把難作，

一定去請他回到組中。

春：勸秋保叔回組是一回事，修改章程又

是一回事，大家今天真要想不好辦

法，先回去睡覺吧。——明大鐵柱

就去勸勸秋保叔，玉珍也幫助動員

他！

貴：白熬了幾燈油，走吧，明天還得起早

下地幹活。

槐：

好！俺走啦（下）

柱：

好！俺走啦（下）

珍：

新 路

春：二小！你還不走嗎？

王：新春哥，你的文化比我高，你天天看報，報上有沒有好經驗？咱們是黨員，要好好帶頭大家前進。

春：你說的對。報上天天登着互助合作的好經驗，我看只有把牲口入股，按股算賬才能解決問題，這也是別處的經驗。

王：哈！按股算賬呀？
春：你聽啊！

（唱）各家田有的多有的少，

咱先把牲口價核算好，

地多的攤的多，

地少的攤的少，

把牲口來入股該有多好，

大夥兒按地畝分攤草料，

派事人來養負責上套，

牲口大家用都不爭吵，

你看看這辦法遇不遇到？

王：（接唱）把牲口評好價入到組裏邊，

各家裏按地畝實行均攤，
但一次要拿出許多萬元，
有的戶拿不起還是困難。

春：（接唱）有的拿不起牲口價，
叫有牲口戶貸給他，
按銀行規定給利息，
互助兩利理不差！

王：（接唱）既然牲口要入組，
最好農具也全入，
省得用時到處找，
吃虧的人可唧噥。

春：（接唱）這個意見也不差，
農具入組歸大家，
壞了組裏來修補，
缺啥組裏就買啥。

王：唉！好章程是想出來啦，可惜秋保叔退組啦，要不然該多好！

春：我們還要爭取他回組，萬一爭取不回來，少一戶也沒關係，宋克儉不正
在要求入組嗎？

(唱) 宋克儉年紀雖然大，

餓牲口經驗可不差，

既然他要求把組入，

就把那馬信派給他。

王：我看明天叫大家討論討論再說。

春：對，就這麼樣辦！天不早了，睡去

吧。

(下)

第三場

(梁秋保上)

梁：(唱) 退組找人去換工，

免得人多把氣生。

(白) 玉珍，玉珍她大娘！您都出

來，有事對你們說。

(梁大娘、玉珍上)

娘：你回來啦？

梁：回來啦。

珍：大爺你想通了吧？

爺：我想通得很，跟王福堂換工，比單幹

戶還強的多。

珍：大爺，你當真要跟王福堂換工嗎？

爺：啥事都商量好啦。

珍：大爺，你真正想錯了呀！

(唱) 什麼事都應該遠處盤算，

互助比單幹好處多端。

想前年土改後分了田地，

常發愁牲口弱農具不全。

參加了互助組同把活幹，

你幫我我幫你解決困難

互助組會領導搶種抗旱，

互助組會領導消滅蝗蟲，

耕種的技術好誰不稱讚，

全靠着大伙共同鑽研。

眼看着咱全組生活改善，

你把那互助好處忘完，

買了馬就想著退組單幹，

找機會和親鄰把臉來翻。

你沒看看人家宋克儉，

爲單幹發生過多少困難？